

明天出版社

雪中的黄金

严森的侵略军的粹
黄金抢救中

陈
新宋协立



目 录

雪中的黄金

——在纳粹侵略军森严的戒备下抢救国库黄金 1

希特勒铁蹄下的少年..... 143

雪 中 的 黄 金

——在纳粹侵略军森严的戒备下抢救
国库黄金

[美]玛丽·麦克斯维根 著

陈 新 宋协立 译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1940年6月28日，一艘叫“波玛号”的挪威货轮到达美国巴尔的摩港口，船上载有价值九百万美元的金锭。

当“波玛号”轮船卸货时，船长要求一个警卫队给予保护，一个令人惊异的故事在人们中间流传开来。据说，这些黄金竟是一群挪威孩子在纳粹哨兵的监视下偷运出来的！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，这些孩子用他们的雪橇把黄金转移到藏在挪威一个海港的货轮上。然而，这些勇敢的孩子都安然无恙。这位船长没有透露这个海湾的具体位置。

虽然，有些人名和故事细节有所改变，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些有真名实姓的勇敢的孩子，他们对处在危急中的祖国给予了很大帮助。

“看谁先到拐弯处！”彼得·隆德斯特罗姆的雪橇沿着长长的陡坡冲下去。

“不公平，你先开始滑的，”彼得的朋友迈克尔·伯格喊着，然后也沿着彼得的滑道飞驰而下。

这天，学校放学了，彼得和迈克尔正在兴致勃勃地滑着雪橇。在挪威，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对滑雪橇感到厌倦。

他们在拐弯处停下来休息，只一会儿功夫，彼得又滑了起来。

“看！女孩子们来了！”说着，他又向另一个斜坡冲下去，他的朋友紧跟在后。

彼得十二岁了，他觉得自己长大了，不能同女孩子一起玩。他身上穿着厚厚的外套，只有脸和黄色的头发露在外面。他那一双棕色的眼睛，在一条直线上，中间有宽宽的距离，看上去总觉得无忧无虑的。

迈克尔和彼得除了年龄，其它方面都截然不同。彼得细长，迈克尔粗壮。迈克尔的头发像短麻，蓝色的眼睛是人们常

常说的“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式”的眼睛。

“嗨——等一等！”一个黑眼睛的女孩子滑着雪橇来到这两个男孩子刚刚离去的地方。她那剪得短短的黑色卷发裹在鲜红色的头巾里。她叫赫尔格·汤姆森，是一个调皮的姑娘。另一个金发白脸的小姑娘，与赫尔格滑着同一个雪橇，站在她的后面。这个姑娘叫罗维莎，是彼得的妹妹，今年十岁了。

“我们要在监视哨那里赶上他们。把好！”赫尔格把雪橇在雪地上放稳，又开始快速向下滑去。

她们在监视哨附近赶上了彼得和迈克尔。滑道在这里有一个急转弯，再往下大约一千呎就是大海。彼得和迈克尔不得不在这里慢下来，否则就会撞到路边的护墙上。

赫尔格和男孩子们一样勇敢，她飞快地滑下去和男孩子们撞到一起。接着就是一阵叫声和笑声，他们的风衣、帽子、手套和运动衣都乱成一团。

从来没有下这样大的雪。

这年冬天的雪下得早，几个月来，地上的雪越积越厚。四月的天气好像一月，到这时还没有解冻的迹象。在挪威全国，人们都在谈论着这样反常的气候，只有遇到麻烦的事情时，他们才顾不上谈论它。事过以后，他们又想到了气候，并且去帮助那些在寒冷中有困难的人们。

这些孩子住的地方处在北极圈内，冬天占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。在冬天的几个月中，这里的人们都使用雪橇和滑雪板作为旅行用的交通工具。尽管人们对漫长的冬季和寂静的银白世界已经习惯了，但是，同人们记忆中的任何一个冬天相

比，1940年的冬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冬天。

今年四月，山脉好像在沉睡。沿着海岸看去，这个世界死气沉沉。冬天北方的海港都被坚冰封锁着，航道成了一片宽阔的白色原野。唯独一些海湾还充满生机，这里翻滚着黑色的水流，漂动着冰块。这些海湾的水很急，不能结冰，所以就成了通向公海的永久通道。

四个朋友在监视哨附近继续玩耍，彼得和迈克尔想用雪水给赫尔格洗脸，但是，积雪被冻得太硬，他们的恶作剧没有得逞。赫尔格设法弄到一把雪，放进彼得的脖子里。赫尔格的办法很奏效，因为彼得无法把雪块抖掉，雪块开始在他的背上融化。

他们有点累了，四人开始坐在雪橇上休息。迈克尔把一把雪扔到赫尔格身上，她站起来抖动着上衣。这时，她转向了大海的方向。

“彼得，你看，那是维克托叔叔！”她吃惊地叫了起来。“还有他的伙伴，罗尔斯，你们看！”

“你发疯了！”彼得不想站起来。

“真的，那一定是维克托叔叔！”

“活见鬼，现在他在这儿干什么？这个时候他还能在捕鱼，你说呢？”

“可是，那肯定是他。彼得，过来，你看。”

她是那样肯定，彼得只得站了起来。

在他们的下面，走路的话可能有一哩远，但直线距离却只有一箭之地，维克托叔叔在坚硬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排脚印。在

他后面，是粗壮的罗尔斯的身影，他是隆德斯特罗姆渔船上的船副。

“喂——维克托叔叔！”罗维莎站起来，从监视哨的围墙上探出头来，但是维克托叔叔没有听到她的声音。

“喂——”四个人一起喊了起来，他们把手放到嘴边，让声音传得更远些。

这时，维克托·隆德斯特罗姆听到了他们的声音，他抬起了头。但是，他没有像孩子们预料的那样，高声向他们打招呼。他只是挥动了一下手，然后继续走着。罗尔斯也看到了他们，同维克托叔叔一样，不经心地挥了一下手。

彼得皱起眉头。维克托叔叔和往常不一样，也许是他不喜欢见到他们，尤其是在他长途旅行刚刚回来。他同彼得一家最亲近，说实在话，他是彼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。同彼得的银行家的父亲相比，他的一生是充满冒险经历的一生。在这个以捕鱼著称的国家里，他是在捕鱼事业上最成功的人物之一。彼得听说维克托叔叔拥有一个捕鱼船队，航行在许多海域。他每次航海归来，总是对人们讲述很多故事，在这方面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。维克托叔叔很爱他哥哥的孩子们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。今天，他似乎不太高兴，这和他平时的态度大不一样。

“他在这儿干什么？”迈克尔迷惑不解。

他们看着维克托叔叔沿着海边向着利斯威克海湾那面的悬崖走去。

“他是到蛇岛那边去，”孩子们这样想。

蛇岛是附近那个大海湾的边缘地带，它狭长而弯曲，由此

而得名。除非你知道那里有个蛇岛，否则谁也猜不出它的位置，因为它几乎完全隐藏在悬崖的下面，就是从空中也很难发现它。

“是到‘克伦·皮尔森号’上去，”罗维莎眼里闪着光芒。“克伦·皮尔森号”是维克托叔叔的一只船的名字，他一个人也可以驾驶这只船。有时他也让孩子们到船上去，这是对他们的特殊优待。

“可是，他为什么到这里来？”彼得心里在思考着。“在冰雪融化以前，他从来不到这个地方。”突然，一只雪球打在他的脸上，打断了他的思路。

“你还以为我是发疯了！”赫尔格奚落着彼得。

“像兔子一样发疯！”接着，迈克尔的雪球落在赫尔格的头巾上。雪球四溅，她的眼睛和脸上全是白色的雪花。她低下头，来回晃动着，像一只凶猛的小动物，然后，开始回击她的挑衅者。

与此同时，罗维莎没有袖手旁观。她那戴着手套的小手忙碌地滚着雪球，然后又站在赫尔格的身后，摹仿着男孩子们的动作，用尽全身力气和学到的本领，把雪球扔过去。她已能记住这些要领了。

赫尔格和彼得扭在一起，这时，罗维莎来援救她的朋友了，一个飞快的雪球打在彼得的耳朵上。他吃惊地转过脸来，看是谁在攻击他。迈克尔端了一帽子雪，又去给赫尔格洗脸。这时，罗维莎的雪球突然又打过来，迈克尔一个趔趄倒下了。

“来，赫尔格，我们离开这里，到顶上去。”罗维莎一心想要

保住她所得到的胜利，她不愿留在这里，以免遭到毁灭性的失败。但是赫尔格两腿分立，摆出挑战的姿势，等待着所有的来犯者。

“你为什么要跑开？”她嘲笑着罗维莎，“像你打得那样准的人，肯定会留在这儿，坚持战斗到底。”

这是很高的赞扬，这样的赞扬不仅是来自一个年龄比罗维莎大的女孩，而且也是来自公认的利斯威克镇女孩子们的首领。罗维莎听到这样的夸奖，容光焕发，双手继续忙碌着，在赫尔格的雪橇上堆积着许多圆形的子弹。

“小心！”赫尔格及时地提醒着，防备着彼得偷走雪橇和雪球。彼得捉住了罗维莎投来的第一颗“子弹”，但当赫尔格从另一方向开火时，他不得不来对付交叉的火力。

这样，战斗还在继续。尽管男孩子个头高，力气大，但看来无法征服身体灵巧的女孩子，而且双方都没有显出疲倦的迹象。

“多好看的晚霞，天快黑了！”彼得首先发现，这整个一下午又过去了。他们沉浸在雪战中，四个人都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得这样快。“已经赶不上吃晚饭了，我们只好等待着要发生的事情。”要发生什么事，他没有必要解释，因为他们都懂得，那不是愉快的事。“走吧，我们离开这儿。”

他们开始寻找自己的雪橇、帽子、手套、直至运动衫。这些东西是他们在激战中，胡乱扔到一起的。然后又开始翻越那座山，向利斯威克一座落在山坡上一块平坦地带的小镇奔去。

正像彼得预料的那样，他和罗维莎没有赶上吃晚饭。但是

“要发生的事”永远没有发生。爸爸在考虑自己的事，妈妈总是想让家庭平平安安的，尤其是在隆德斯特罗姆先生在家的时候。

当彼得和罗维莎说到他们看到了维克托叔叔时，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。

爸爸推开椅子，从饭桌前跳了起来。彼得和罗维莎感到惊讶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爸爸正吃着饭就要外出。

“我的帽子和大衣，帕·格尔森，”他叫着老管家的名字。“维克托从奥斯陆回来了，我必须出去一下！”

帕·格尔森正端着咖啡走进门来，茶盘“啪”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二

当彼得告诉爸爸下午他看到了维克托叔叔时，他发现爸爸脸上显出了惊恐的神色。

这很奇怪，因为虽然兄弟二人在各方面都不一样，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一条亲密的纽带。

“爸爸为什么要出去？”彼得问道。“你知道，他从来不在夜间外出。而且他常说，他在银行里工作一天很累，喜欢待在家里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”妈妈回答说。“眼下他比任何时候都忙，他一定很累。这里的一位财政部官员从奥斯陆回来了，你爸爸的工作肯定很忙，他有点焦虑不安。”

“是不是因为我们家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？”罗维莎问道。“是不是银行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罗维莎和彼得经常担心银行里发生什么事。

“据我所知，不是这么回事，罗维莎，”妈妈回答道，“银行现在比以前的黄金更多了。”

“那么爸爸为什么焦虑不安？他以前很喜欢和班尼一起玩，”彼得说的班尼是他四岁的弟弟，“可是现在爸爸都不理睬

他了。是不是因为战争的事？”他想了想又这样问，“是因为纳粹军队占领了波兰？”

即使这个在北极圈内的地方，人们也在关心着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动乱。

“是的，彼得，是关于战争的事。可是不必担心，你爸爸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他所作的事，结果总是会有好结果的。”

这天夜里，彼得从熟睡被惊醒。他的房间里响起了沉重的皮靴声。后来又是皮靴在外面墙上砰砰啪啪的踢打声，这是在抖掉靴子上的雪。接着又是外风门和房门的开关声，最后听到有人说话。

他心里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。他爬起来去看，这次不和以前有人深夜进屋来的情景一样。

彼得悄悄走到起居室门口，听到爸爸在说话。他在火炉旁用火剪拨动着奄奄一息的炉火，老管家帕·格森拖着脚走进来，从爸爸手中接过火剪。

“他们决不能得到我们的黄金！”爸爸压低声音对他带进屋子里的那几个人说。“一两黄金他们也别想碰！”

“这是最后一批，一共有多少？”钟表工人约翰·奥尔森问。

“一共十三吨多，都是金锭。”隆德斯特罗姆先生回答说。彼得是银行家的儿子，他知道金锭就是黄金。

“十三吨！”迈克尔·伯格的爸爸惊讶地说，“价值三千万克朗！”

“还要多，”彼得的爸爸说，“将近四千万。”

一声口哨，接着彼得看到了维克托叔叔的身影。“这就等于九百万美元。”维克托叔叔曾去美国住过很长时间，他和彼得的爸爸有一个弟弟在明尼苏达州，维克托曾去看过他。他常说美元，而不常说挪威克朗。

彼得悄悄走进房里，他们才看见他。

“彼得，”他爸爸严厉地说，“回去睡觉，把门关上。”

“等一等，拉斯，”维克托叔叔对他哥哥说，“彼得快十三岁了，就是彼得和他那些同龄的小伙伴们才能抢救出我们的黄金。刚才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，以前我们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？我们花了一夜时间想办法，从驯鹿雪橇到三引擎飞机，什么都考虑到了。现在答案就在我们鼻子底下——这些孩子们。”

他们都惊异地看着维克托叔叔。但维克托叔叔只是走过去，把一只手放在彼得的肩膀上。

“这可不是小孩子闹着玩的，”隆德斯特罗姆先生的声音有点缓和了，他的眼里带着忧郁的神色看着彼得。“睡觉去，孩子，”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慈祥 and 温柔。

“等一等，拉斯，我跟彼得谈一谈，回头我再告诉你，我们如何抢救这些金锭。”他把彼得拉到火炉旁，在彼得的睡衣上又披上一件大衣。

“利斯维克学校有多少孩子，彼得？四十名？”

“将近五十名，维克托叔叔。”

“你估计十岁以上的有多少？”

“哦，哎呀，维克托叔叔，我不知道。可能有一半，包括女孩

子吗？”

“当然包括女孩子，”维克托叔叔连忙说。“彼得，我小的时候，滑雪橇到蛇岛这段路，我们根本不在话下。到蛇岛有九哩远，但我们那时身体壮，不像你们这样弱不禁风。这样一段路我们根本不在乎。”

“我们也常常到蛇岛去，”彼得有点生气地说。他却不知道，维克托叔叔是在激他呢。

“当然罗，不是从利斯维克出发，离这里还有二、三哩。这样大约一共有十二哩。想想看，你们能行吗？会不会一路上叫妈妈？”

“维克托叔叔，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可是我知道，迈克尔和我，还有很多孩子们，我们曾滑雪橇旅行，一去就是一个星期，我们也没有喊过妈妈。”

“你们能行，孩子，你们毫无问题。可是还有另一方面，就是危险。”

“维克托，我不愿意因为挪威的黄金，让我的孩子去冒险，”隆德斯特罗姆先生插嘴说。

“彼得也希望有机会为他的祖国效劳，是不是，小家伙？”

彼得点点头，他觉得无需再用语言来表达他的决心。

“那么，如果你碰上一个敌人，一个拿枪的敌人，你不害怕？”

彼得屏住了呼吸，他的眼睛里闪着光。这就是维克托叔叔的为人！不管他到哪里，都会给人们以鼓舞。

“你不会泄露秘密吧，彼得？他们会逼你开口，你永远不会

说一句损害祖国的话吧？”

“维克托！”隆德斯特罗姆先生生气地说，“够了！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，可是你不要再吓唬彼得了。”

“你很好，小伙子，你能行！”维克托叔叔在彼得背上重重拍了一下。

当彼得回去睡觉时，他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。

维克托叔叔有什么计划？

不管怎样，这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计划。而且，他，彼得，也卷了进去。

这件事是关系到抢救挪威的十三吨金锭，彼得知道的就是这些。但是如何行动，他就无法猜测了。

那些人的说话声音很低，彼得只能听到一点嗡嗡声。他躺在床上，反复想着维克托叔叔的话。

他只记得是要滑雪橇到蛇岛上去。蛇岛就是维克托叔叔那艘船停泊的地方。这样看来，也许他想把黄金放到船上，然后再运走。可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他不能自己干呢？他要彼得作什么？

维克托叔叔完全可以自己开船运走黄金，因为这些海湾在整个冬季都可以通航，他又是世界上最好的航海家。肯定是他要彼得用雪橇把十三吨黄金转运到船上。可是，即使他每次都拼命地装，到运完这些黄金时，他也许就成了一个小老头。